

永樂大典

卷一萬三千一百

三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三十九 一送

夢

夢乘龍上天

類林雜說黃帝少時夢乘龍上天。後即帝位也。羅泌路史陶唐紀。帝始在虞。夢御龍以登雲天。

而有天下。東漢書馮異傳。異勸光武即帝位。光武乃詔異詣鄴。問四方勳。靜異曰。三王反畔。更始敗亡。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眾議。上為社稷。下為百姓。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請將定議上尊號。金樓子與王篇。漢世祖文叔。嘗夢乘赤龍登天。上珠階玉闈。吳志孫休。字子烈。封琅瑯王。居會稽。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覺而異之。孫皓廢休自立。七年薨。孫皓悉誅其子。晉書郭瑤傳。王穆以瑤為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雖居元佐。而口誅黃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蹤。穆感於說。聞使西代索嶽。瑤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豈見康鹿游於此度矣。穆不從。瑤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遂

永樂大典卷之三十一

一

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與疾而歸。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嘆曰。龍飛在天。今止於屋。屋之為宇。尸下至也。龍飛在屋。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內寢。况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崖閣。飲氣而卒。宋書晉安王子勳於尋陽城南設壇即位。子勳語左右曰。昨夜夢乘龍上天。悅視不見其頭。眾咸失色。莫有對者。著作郎孫毅進曰。易稱見羣龍死首吉祥也。眾乃大悅。太平御覽祖珽知齊太上有大志。深自結納。嘗啓昨夢大王乘龍上天。願深自愛。太上大喜。即位之後。擢拜中書侍郎。南史齊高帝紀。帝年十七時。嘗夢乘青龍上天。兩行逐日。又帝與孫奉伯同室卧。奉伯夢帝乘龍上天。於下捉龍脚。不得及。覺敘夢。因謂曰。兗州當大庇生靈。而帝不得與也。奉伯竟卒於宋世。舊唐書宣宗紀。宣宗微時。嘗夢乘龍昇天。言之於鄭太后。乃曰。此不宜人知。毋幸勿復言。宋史烈傳。趙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寧宗以素服登大寶。蓋其驗。夢乘龍。江寧縣志丁成序。南唐時。應教舉。忽夜夢乘龍自地而起。顧見一駱駝隨之。私自喜。幸必登科第。復應又不捷。尋歸。宋應十數上。凡踐場屋。逾三十餘年。嘗自思。以其夢為憑。至咸平三年。王公知貢舉。成序上詩曰。常憶金陵應舉時。壯心頗欲挹丹枝。蹉跎三

十年中事。一度思量一淚垂。於是奏名。及殿試以第三甲放之。其亞之者則龍起。又亞之者又駱起。及觀榜方悟其夢。青瑣高議天聖年中。馬輔將御試。夢乘龍飛去。自推以為吉兆。是年殿下。次舉又過省中久。再夢乘一巨蛇而飛於空。其去甚疾。輔憂慮謂人曰。吾向夢跨龍。猶不利。今乘蛇。固可知也。泊晨廷唱第。先呼龍起。次呼蛇起。又呼馬輔。三人相連而不相問。異哉人之貴也。夢先兆於數年之前。

夢跨龍

臣

見聞志。魏國夫人因生日。進內膳。貴妃上殿。奏選帝。帝往焉。貴妃欲躬起。見昨夜夢與帝遊驪山。似至興元驛。方與帝對食。後宮亦告火發。倉卒與帝把手出驛。回望驛中。高木數株俱為烈焰。左右奏綵仗不完矣。或有控二龍來者。陛下跨一龍。妾亦跨一龍。隱約西北去。陛下所跨白龍。介甲間有白光。侍從甚盛。其去若飛。妾所跨龍。其色蒼黑。介甲間亦有黑氣。其行頗緩。左右從畧無人。西顧惟有一蓬頭。黑面物色視之不類人。前望陛下。下去甚速。欲逐陛下。因此所跨龍。青面物或急鞭龍數下。龍馳去觸一危峯。龍蜿蜒墮地。妾亦沉煙霧中。開目則獨在一小室中。問向所青面物言曰。某此峯神也。妃子合居于此。有一驛自外來曰。帝令授妃子封邑。手執青紙文一軸。字體若用朽木書。蒼暗不可識。惟後字可辨。云妾授益州

永樂齋卷萬年百九

二

牧豎。先后仍百鎰。已而聞若有兵大呼。因急合戶。倏然覺來。滿身汗浹。不知此何祥也。願帝告之。帝仰而沉思。俯而發嘆曰。對酒且圍。今日之樂。其事他日可知也。又云。漁陽叛。帝駕西遊。至馬嵬。六軍不發。請殺貴妃。帝不得已。命縊于佛堂。果行益州牧豎之夢。豎能吐絲。而絲居縊旁。乃縊字也。高力士曰。向妃子嘗對陛下言。其所得夢時。臣侍立。歷歷在耳。願陛下少解釋。以開愚情。帝曰。妃子之夢。今皆應矣。與朕遊驪山。驪與離同音。方食而後宮火起。亦失食之兆也。火乃兵士之氣也。回望驛中。木俱焚。驛與易同音。加其木於傍。楊字也。俱焚滅身之災可知也。吾跨白龍西遊之象。彼跨黑龍。幽暗之理也。獨行無左右之助也。龍墮煙霧。皆幽陰之處。獨居一室。乃古寺之應也。一騎者馬也。黑面物稱峯神。乃山鬼也。果死於馬嵬乎。益州養豎。蓋傍加絲。乃縊字也。帝長吁曰。託此夢者何神也。一何顯然如此。

夢人跨龍

撫遠新說王桂芳既遇王

魁也。歲月既久。情好益篤。桂嘗語魁曰。妾未遇君前。一夕得夢。夢有人跨一龍。繞高數丈。仰望跨龍者。狀貌甚大。跨龍者執一鞭。鞭絲拂地。傍觀者皆曰。此神仙人也。少頃龍驤首欲上。我即執其鞭絲。陛未數丈。鞭絲中斷。而我墮地。仰望龍已不見。而微見其尾。忽然雷雨大作。望見一處有林木。

欲休於其下。至則有一人亦欲避雨。顧其木曰。此白楊木不可止。其人遂去。妻則竟避其下。雨勢甚急。而妻獨不濡。不久。睡覺竟思恐非吉兆也。洎此日見君狀貌。乃夢中跨龍者也。乃自解曰。鞭斷而我墜。君當升騰而去。妻不得同處矣。妻不識白楊木何物也。常詢人皆曰。人塋墓間多有此木。吁。妻不久其死乎。雨澤潤萬物。而我不濕。是知非善夢也。魁曰。夢何足遽信。但無慮。非久復相會。於是執手大慟。移刻魁上馬。桂祝之。得失早遂。無負約也。

夢看龍

温州府志。僧擇仁。永嘉人。善畫松。一夕夢看四百餘龍。自是臻於神妙。每醉揮墨。醒後乃補之。形狀

極於奇怪。嘗醉永嘉市。顧竹壁取拭盤盂。濡墨洒其上。末日少增修為。狂根枯株人伏其神。

夢吞龍

宋類苑。永嘉僧擇仁。

善畫松。其初遍求諸家畫松。求其所長而學。有善畫松身者。松皮者。布枝柯者。畫松者。積石者。擇仁盡得其意。一夕夢吞數百條龍。自是遂臻於神妙。

夢獲一龍

南唐書。南唐主徐知誥。姓李。小字彭奴。唐室裔也。流寓溧泗。吳武王楊行密克溧州。得之。異其狀貌。

善以為子。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與徐溫。乃姓徐。名知誥。溫嘗夢水中黃龍十數。溫獲一龍。而寤翌日得知誥。乃以為子。知誥奉溫以孝聞。

夢黃龍無數

鈞礮立談。義祖常夢臨大水。水中有黃龍無數。旁有一古丈夫。冠服如三禮圖所畫節服氏之

形。荷一大戟而立。語甚祖曰。汝可隨意捉之。義祖袒身而入。捉得一龍而出。驚悸而覺。未幾掠得烈祖。養以為子。

夢黃龍

蟠地

潮州府三陽志。道隆不知何許人。余襄公靖作永興華嚴院記云。潮之海陽人。俗姓黃氏。得心印於汝州。璉禪師。至和初遊京

師。客景德寺。宋仁宗夢黃龍蟠地。明日召至便殿。問宗旨。隆奏對詳允。上悅。館于大相國寺燒香院。王公貴人爭願先見。未幾戶外屢滿矣。

夢

白龍附肩

五代薛史。梁太祖帝紀。帝嘗于長蘆。一夕夢白龍附于兩肩。左右瞻顧可畏。恍然驚寤。

夢白

龍扶船

南史。宋劉穆之傳。穆之初為琅邪府主簿。嘗夢與宋武帝汎海。遇大風。俯視船下。見一白龍扶船。既而至一山。山峯

夢黑龍盤座

武林紀事。曾公亮與一富家子俱赴春官。道經淮陽。同宿於娼館。娼於公極意

奉承。略不顧富家子。公曰。我貧士也。今反下顧小人。誤矣。娼笑曰。非汝所知也。我先一夕夢黑龍蟠座間。以一爪置水盆中。公適坐處。以手拘弄

盆中水正與夢應。故云公必貴耳。後公虎果及第歸。淮陽與媽相持大喜。遂納為婦。**夢黑龍遠居**王

清技韓履范宏父。鏡少年漂泊。嘗徒步過豫章村落中。日高未得食。至一山寺。有僧夢黑龍繞其居。既興。閑步出戶。有窮士凄然坐於三門。僧邀入解榻。推以食待之。且問其所向。宏父云。謀赴開封試。途窮不能前。奈何。僧傾囊以濟其行。其徒笑且排之。是歲薦薦。明年登科。後以龍圖閣學士帥江西。其僧尚在。**夢黑龍蟠寺**夷堅志福州張聖者。本水西雙宏父厚報之。家下居民入山採薪。逢兩人對奕于盤石上。與之生筍使食。張不能盡。遂謝去。即日棄家賣卜。未嘗呵錢布卦。而人禍福死生。隨口輒應。自稱曰張鋤柄。紹興中。張魏公鎮閩。母其夫人多。以度牒付東禪寺。使擇其徒披剃。長老夢黑龍蟠踞寺外。旦而現之。則張也。問之曰。欲為僧乎。曰。固所願。於是落髮而立名。圖覺。嘗以雙拳納口中。每笑時。幾至於耳。素不識字。而時時賦詩。見交游間。過舉必盡言諷勸。郡士林東有才無行。嘗批張頭曰。圓覺頭生角。張應聲曰。林東不過冬。及期東以罪編隸。後行游建安。放言忤轉運副使馬子約。純馬擒赴獄。桎梏箠掠。而肌膚無所傷。竟用造妖惑眾。劫於朝。流梅州。久之復歸鄉。已

卯之冬。或問新歲狀元為誰。曰。在梁十兄家。皆莫能曉。既乃溫陵梁丞相。魁天下。十兄者克字也。張所遇奕者。一巾一髮。聖者與之筮。蓋鍾離子云。**夢黑龍繞門**夷堅志縉雲富人潘君。少貧。嘗貿易城中。天且不知其媽居也。媽夜夢黑龍繞門左。旦起視之。正見潘臥簷下。心以為異。延入厚禮之。欲與之寢。潘自顧貧甚。力辭。至再三。強之不可。一日醉以酒合焉。自是傾家資濟之。不問其出入。潘籍以為商。所至大獲積財。踰數十百萬。因聘媽以歸。生子擢進士第。至郡守。其家至今為富室云。**夢**

永樂齋卷萬年一

四

驪龍見田饒雙峯年譜先生生之夕。父竹坡夢門之外。有驪龍見於田。**夢龍升天**洪邁夷堅志羅春伯。撫州崇仁人。淳熙甲午。就館於邑人吳德秀家。受業者數輩。吳嘗夢館之西。偏有物類狗。起於芭蕉叢中。已而兩角。幾於奮身飛躍。壓舍東。升于天。光彩粲然。照曜遠邇。遺鱗脫甲。委墮滿地。方審為龍也。覺而喜。徧以告人。為誰祥應。比秋試。獨羅中選。其所居正在邑西也。後仕至佐樞度。然未兩月。終于位。**夢龍飛天**五堂閑話唐天祐年。河中進士楊玄。同老於名場。是歲頗亦彷徨。未

涯兆朕宜祈吉夢以上前途是夕夢龍飛天乃六足及見榜乃名第六則知國有前定矣

夢龍戲日

東齊記

皇帝未生。濮安懿王夢二龍戲日傍。俄與日俱陞以衣承之。大纒寸許將納於佩囊。忽失所在。久乃見於雲中。一龍人言曰。我非汝所生。生之夕又

見黃龍數四出入。臥內豈不神異哉。

夢兩龍捉日圖

太平御覽河圖捉佐輔曰黃帝修德立義天下

大治。乃召天老而問焉。余夢見兩龍捉日圖。即帝以授余於河之都。覺味素喜。不知其理。敢問於子。天老曰。河出龍圖。維出龜書。紀帝錄圖聖人所

紀姓號。與謀治。早然後風風處之。今鳳凰以下三百六十日矣。合之圖紀天其帝圖乎。黃帝乃祓齋七日。衣黃冠黃冕。駕黃龍之乘。戴蛟龍之旗。天

老五聖皆從以遊。河洛之間。求所夢見者之處。弗得。至於翠嫫之淵。大盧魚沂流而至。乃問天老曰。子見天中河流者乎。曰見之。願問五聖。皆曰莫

見。乃解左右。獨與天老跪而迎之。五色單具。天老以授黃帝。舒視之。名曰錄圖。

夢龍擊空

夷堅志政和末張魏公與

同舍二人。自漢州從鄉先生入京。赴省試。詣一廟求夢。禱罷皆寂。無所感。先生者年長於諸人三十許歲。甚怒曰。緣汝三小子無敬心。累我不得夢。

永樂齋卷萬筆百弄

五

齋戒三日。復往中禱。遂獨夢入殿庭。見大龍長百丈。天矯擊空。一人奮而登其背。傍立者語之曰。此張天師也。寤而甚喜。誇言於眾。有得色。魏公曰。

既云姓張。安知此夢不為浚設。先生愠曰。汝之好戲。一至於此耶。是歲公擢第。後位極宰輔。終於少師。說者謂乃天子之師臣也。公之母莫夫人姪

孫師孟。親聞公言。今為殿前司諫官。

夢金龍蟠床

江少虞類苑李至陽嘗作亢宮賦其序畧曰。予多疾羸不

勝衣。庚寅歲冬夕。忽夢遊一道宮。金碧明煥。一巨殿。一寶床。歸於中。一金龍盤踞于床之上。碧髯金鬣。光體天地。傍有道士轉眄若謂余曰。此亢

宿之宮也。大象無停輪。宜速拜之。汝將事此龍。積疾亦消。予特拜。龍輒先拜。至道初。太宗立真宗為皇太子。命公與李沆相。並為賓客。太宗戒真宗

曰。二臣皆宿儒。重德不可輕待。吾選正人輔導汝。宗基國木。吾無慮矣。真宗恭稟皇訓。見必先拜。符亢宮之兆也。

夢龍罩

床。南史梁文宣阮太后傳。太后本姓石。為武帝采女。時在孕。夢龍罩其床。天監六年八月生元帝于後宮。是日大赦。拜為修容。賜姓阮氏。後

元帝即位。追崇為文宣太后。

夢龍蟠竈

撫州府臨川志金谿縣西二里。禪居院僧。一日夢龍蟠于竈。覺而亟視之。

乃王禪師方靜寢齋。廚未設，示榻坐忘。**夢龍拔腹**。史記外戚世家：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色，詔內後宮，戲餘不得。

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成車臺，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

聞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恻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為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

為代王。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迎代王立為孝文皇帝。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夢龍入懷**。太平廣記：漢董仲舒夢蚊

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夢兩龍枕膝**。續晉陽秋：李太后在會稽王宮，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其後果以相

者之言見幸太宗。凡生烈宗。會稽王道子及鄱陽公主馬。**夢龍飛而落**。晉書：佛圖澄傳：嘉平十四年三月，石

李龍夢龍飛西南自天而落，旦而問澄。澄曰：禍將至矣。宜父慈子孝，深以慎之。李龍引澄入東閣，與其后杜氏問訊之。澄曰：腸下有賊，不出十日，自

浮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流，慎勿東也。杜氏后曰：和尚老邪，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慈是賊。老自應老，但少者不昏，即好耳。遂便寓

永樂齋卷萬筆百九

六

言不腹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輅於佛寺中。**夢龍降池中**。欲因李龍臨喪殺之。李龍以澄先滅，故獲免。

元史：吳澄傳：澄生前一夕，其隣媪復夢有物。蜿蟺降其舍旁池中。旦以告於人而澄生。**夢龍據屋**。南史：齊

帝生之夕，孝皇后昭皇后並夢龍據屋。故小字帝為龍兒。帝年十三，夢人以筆畫身左右為兩翅。又著孔雀羽衣裳，空中飛舉。體生毛髮，長至足。有

人指上所踐地曰。**夢龍繞殿**。南唐近事：烈祖帝晝寢，夢一黃龍。周文王之曰也。繞繞殿樞，鱗甲炳煥。逼而視之，蜿

蟺如故。上既寤，使視前殿，即齊王凭檻而立。頃上之安否，問其至止時刻。及視向背，皆符所夢。上曰：天意人謀，信非偶爾。成吾家事，其惟此子乎。旬

月之間，遂正儲位。即元宗也。**夢龍徙居**。紹熙儀真志：六合縣西南有慈濟龍。靈巖寺主僧以為池旁居民多不潔，願徙居巖下。異聽法音，旦率眾西望

迎至，果起雷雨。今山中立白龍祠。太平廣記：隴州吳山縣有一人乘白馬。夜行，凡一縣人皆夢之。語曰：吾欲移居，暫候潤牛。言訖，即過。其夕數百家

牛及明皆披體汗流如水於縣南山，曲出一湫，方圓百餘步。里人以湫龍。

因牛而遷謂

夢龍降室

漁隱叢話詩說高承云。王咸平瀟為校書郎。日嘗夢龍降其室。故韓子蒼作咸

平生日書云。昔年親相校書郎。夜夢蒼龍繞屋梁。異事那知今日應。六龍深駐載虞堂。

夢龍踞堂

夷堅志黃君訥

字敏仲。邵武人。寓居臨川。淳熙十三年冬。入都赴省試。中堂會暮。到旅邸行商走卒充滿。其間無可棲泊之地。黃謂主店者曰。昏暗如此。欲前進不得。苟不見容。訥將使我安之耶。主者不得辭。旋空一室。與之處。室距主翁家不遠。翁夜夢黃龍從外至。以爪抉門入。蟠踞中堂。光焰赫奕。驚而寤。疑必有貴客在邸。未黎明。起訪焉。歷視十數客。皆不足當。獨黃君為士子。意其兆應是也。又問知姓黃。蓋自信戒僕俟盥櫛畢。具茶湯詣之。為語宵夢。乞誌之于壁。黃固心喜。然亦不敢率而拒卻。翁退復遣二兒來。皆儒衣冠。度不可已。勉書數語而去。暨來春揭榜。則遭黜。或人云。龍雖貴證。高爾沈鬱。蓋未即日騰。趨飛天也。黃失意。留連舍於張定叟侍郎之館。時有南舉先生者。道命術多中。往扣之。卦成。南曰。好命。只是事事遲。更三年後却做官。但有一慮。尊府君恐有不測。宜急歸。是時黃老父在家。適得信報其抱疾。聞南語。惺惺不自安。即日西還。至中冷。父果卒。黃當免舉。可應庚戌試。

永樂大典卷一三二一三九

七

而正月在禪制中。計無由可會。有旨以首春雪寒。恐遠方布衣來者。懇期特展。鑾院半月。於是兼程而往。於大院期已不及。鄉人為委曲。作道地。以門客避嫌。試別所。遂登科。黃龍之祥。未知驗於何日也。

夢龍入井

文苑英華劉純朱氏夢龍解一作辨吳郡朱氏

言昔之夜。夢龍入井。客之好誕者。作佳占以祥。朱氏曰。予未嘗識周公孔子者也。然而使予得夢一丈夫。苟冠衣之吉者。因謂之周公孔子。人必知其自欺也。未嘗識越。不知越之城郭宮室。途巷。苟或夢之。未可自知其何城也。然則朱氏之所夢入井者。朱氏安知其龍乎。豈非常見畫者。屈其脊擊其爪。施甲鬣雲氣於身。則似乎其所入井者耶。是朱氏之夢畫者也。殆非夢龍矣。自夏后以來。人不見龍。然而言龍者。信其畫而已。漢魏之數。見者見其畫者也。薄姬之娠者。亦畫者也。時門之闢者。亦畫者也。史皆謂之龍。且明史之妄。况朱氏之學妄哉。夫龍不輕出。又不可藝乎。婦人有德不闕。故知皆非龍也。嗚呼。龍以變化為德也。或者謂如所畫。亦可謂之龍也。則朱氏所夢。當何龍乎。

夢龍感孕

北史

齊武明皇后。妻氏。凡孕六男二女。皆感夢。孕文惠。則夢一斷龍。孕文宣。則夢大龍。首尾屬天地。張口動目。勢壯驚人。孕孝昭。則夢蟠龍於地。孕武成。

則夢龍浴於海。孕魏二后。並夢月入懷。孕襄成。恃陵二王。夢嵐入衣下。

夢龍無尾

南史陶弘景傳。初弘景母夢青

龍無尾。自地升天。弘景果不要無子。

夢龍出腋下

雄揚志宋恭始七年。荀伯玉夢太祖乘船在廣陵北渚。見

上兩腋下。有翅不舒。伯玉問何當舒。上曰。却後三年。伯玉夢中自謂是呪師。向上唾呪之。凡六呪。有六龍出兩腋下。翅皆垂。還而復斂。元徽二年。

而太祖破桂楊威。各六震。五年而廢蒼梧。太祖謂伯玉曰。卿時來之夢。今且效矣。

夢龍出身中

青鑿高謀

隋煬帝生。帝母夢龍出身中。飛高十餘里。墮地。

夢龍出領下

宋史世家初張文表將攻長沙。猶豫未決。有小

校夢文表龍出額下。明日以告。文表喜曰。天命也。及敗。身首於朝市。

夢龍啣符

百川學海龍城錄。上皇初登極。夢二

龍啣符自紅霧中來。上大隸姚崇。宋璟。四字。掛之兩大樹上。蜿蜒而去。夢起。上召中玉。圓兆。王進曰。兩木。相也。二人名為天遣龍。致於樹。即姚崇。宋

璟。當為輔相兆矣。上歎異之。

夢龍食蒿苳

周輝清波雜志。五代時。有僧某。車庵道邊。藝蔬丐錢。一日晝寢。

永樂齋卷萬三千三百三十九

八

夢一金色黃龍。食所藝蒿苳。數畦。僧寤驚。且曰。必有異人至。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之所。取蒿苳食之。僧視其狀貌。凜然。遂攝衣延之。龍食甚勤。

頃刻告去。僧囑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之。且曰。公他日得志。願為老僧。只於此地。建一大寺。偉丈夫乃藝祖也。既即位。求其僧高存。遂命建

寺。賜名普安。都人稱為道者院。則壽皇聖帝王封之名。以兆於此。

夢龍求經

孫公談園荆公為江西漕。夢小龍呼

相公。求夾注維摩經十卷。久而忘之。後至友人家。見佛堂中有是經。因錄而送。廟及在相府。夢小龍來謝。

夢龍吐碁

碁經王積夢青龍吐碁。經九部授兒。其藝頓精。

夢斬涇河龍

西遊記長安城西。南上有一條河。喚

作涇河。貞觀十三年。河邊有兩箇漁翁。一箇喚張梢。一箇喚李定。張梢與李定。道長安西門裏。有箇卦鋪。喚神言山人。我每日與那先生。鯉魚一尾。

他便指教。下網方位。休隨著百下百着。李定曰。我來日也。問先生。則箇道。二人正說之間。怎想水裏有箇。巡水夜叉。聽得二人所言。我報與龍王去。

龍王正喚做涇河龍。此時正在水晶宮。正面而坐。忽然夜叉來到。言曰。岸邊有二人。却是漁翁。說西門裏。有一賣卦先生。能知河中之事。若依着他

算。打盡河中水族。龍王聞之大怒。扮作白衣秀士。入城中見一道布冠。寫道神相。表守成於斯。講命。老龍見之。就對先生坐了。乃作百端磨問。難道先生問何日下雨。先生曰。來日辰時布雲。午時升雷。未時下雨。申時雨足。老龍問。下多少。先生曰。下三尺三寸四十八點。龍笑道。未必都由你說。先生曰。來日不下雨。到了時。甘罰五十兩銀。龍道。好如此。來日却得。所見。解退。直回到水晶宮。須臾。一箇黃巾力士言曰。玉帝聖旨。道你是八河都總。涇河龍。教來日辰時布雲。午時升雷。未時下雨。申時雨足。力士隨去。老龍言。不想都應着先生。謬說。到了時辰。少下些雨。便是問先生。要了罰錢。次日中時布雲。酉時降雨二尺。第三日。老龍又變為秀士。入長安卦鋪。問先生。道你卦不靈。快把五十兩銀來。先生曰。我本算術無差。却被你改了天條。錯下了雨也。你本非人。自是夜來降雨的龍。騙得眾人。滿不得我。老龍當時大怒。對先生變出真相。霎時間。黃河推兩岸。華嶽振三峯。威雄驚萬里。風雨噴長空。那時走盡眾人。惟有袁守成巍然不動。老龍欲向前傷先生。先生曰。吾不懼死。你違了天條。刺減了甘雨。你命在須臾。剛龍臺上。難免一刀。龍乃大驚。悔過。復變為秀士。跪下告先生。道果如此呵。却望先生明說。與我因由。守成曰。來日你死。乃是當今唐丞相魏徵。來日午時斷你。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九

龍曰。先生救咱。守成曰。你若要不死。除是見得唐王與魏徵丞相。行說勸救。時節。或可免災。老龍感謝。拜辭先生。回也。玉帝差魏徵斬龍。天色已晚。唐皇宮中。睡思半酣。神鬼出殿。步月閑行。只見西南上。有一片黑雲。落地降下一箇老龍。當前跪拜。唐王驚怖曰。為何龍曰。只因夜來錯降甘雨。違了天條。臣該死也。我王是真龍。臣是假龍。真龍必可救假龍。唐皇曰。吾怎救你。龍曰。臣罪正該丞相魏徵。來日午時斷罪。唐皇曰。事若干。魏徵須教你無事。龍拜謝去了。天子覺來。却是一夢。次日設朝。宣尉遲敬德。總管上殿。曰。夜來朕得一夢。夢見涇河龍來告寡人。道因錯行了雨。違了天條。故丞相魏徵。斷罪。朕許救之。朕欲今日於後宮裏。宣丞相與朕下基。一日。須直到晚。乃出。此龍必可免災。敬德曰。所言是矣。乃宣魏徵至。帝曰。召卿無事。朕欲與卿下基。一日。唐王故遲延下着。將近午。忽然魏相閉目。籠睛。寂然不動。至未時。却醒。帝曰。卿為何。魏徵曰。臣暗風疾發。陛下怒臣不救之罪。又對帝下基。未至三着。聽得長安市上。百姓喧鬧異常。帝問何為。近臣所奏。千步廊南十字街頭。雲端吊下一隻龍頭來。因此百姓喧鬧。帝問魏徵曰。怎生來。魏徵曰。陛下不問。臣不敢言。涇河龍違天。獲罪。奉帝聖旨。斬之。臣若不從。臣罪與龍無異矣。臣適來合眼一霎。斬了此龍。正喚作魏徵。夢斬涇

永樂大典

河龍唐皇曰。本欲救之。豈期有此。遂罷。夢龍求救。青巖高議夢龍傳。宋天聖中。曹

夢龍求救

鈞。彬。縣人也。其先遠。拔秀公。以

豐功偉績。守白州刺史。除南安節度使。高曾已來。皆守番禺南海焉。洎乎子孫。分喬文武立身。世於晉受永業。西湖堂。建書院。藏書萬卷。組繡繡。朋友朋自遠方來者。悉贍以朝昏之費。推以寒暑之服。前後相維數世。書堂即基於西湖塘之幽。奇淵深之所也。曹氏以家富貴。日喜延接。遠方擔簦。是邑橫經者。盡求學焉。功業成就。辟門。應選登科第者。十有八九。成就溫習所暇。或泛漪漣。短楫輕舟。吟煙嘯月。一夕因風清波。息。景寂人移。夢有一老衣白衣。素昧之志曰。我即非世人。乃郎君塘中之龍。居此塘。惜其澄微。德以愛門。於興致雲雨之期。皆從天命。免鱗甲。枯乾之慮。實藉水源。未報厚恩。輒露底蘊。知君勇義。必救難危。明日午時。西北有陷池。龍來茲小。戲慮失大機。風知郎君善弓矢。可相救乎。曰。可。則君為審其彼此焉。史曰。彼龍為青牛。吾亦如之。吾以素帛纏身。但腰有白者。即吾也。願細別形儀。幸無誤矣。曰。余射雖無功。敢不從命。史乃解去。及眠覺。觀光明燦爛。舟中明月皓然。觀斯兆不久。聞鷄唱。乃能記人事。思夢中之由。尚髣髴見老史形影未滅。至其時。不違所託。遂挽弓於塘側伺之。未移時。見二青牛於

永樂書卷萬二千五百九

十

平洲中。關酣。乃挽弓流矢中其俱青者。時於是白腰者勝。既有強勢。奮其餘勇。遂襲過崗原。而無所覩矣。是夜三更。復夢史謝曰。君善射。真號佳手也。而欲相報。擬須何實。曰。僕自處人世。酷愛詩書。不重寸璧者。以珍寶幸不介懷。惟願子孫不離鄉邑而榮也。史曰。不離鄉邑而榮者何。曰。都押衙。即軍州之最也。史曰。君之所圖。一何劣哉。對曰。知足不辱。史曰。善哉。吾嘗聞以約失之者鮮。即郎君之謂矣。不辱人。願必能副其志。保從郎君去。世世相繼矣。是後果如其言。是知報恩龍神可託。夢龍聞。王得臣。慶史。余少時。同伯氏從學。之白土院。皇祐壬辰。是歲秋。試鄭與余兄弟。皆舉國學進士。時已差考試官矣。一日。院僧德珍者。言昨夜夢院內南忽有池水。水中一龍躍而起。與空中龍聞。池龍勝而歸。其時旁院書生有曰。某當作狀元。毅夫微笑曰。狀元當出此院。於是伯氏書僧夢與日月貼于寢室門。時八月也。明年癸巳。春殿試。鄭公果狀元。予自東華門。迓鄭歸白土院。坐定。僧乃取所記夢貼。予曰。果驗矣。夢龍遊。佛祖統紀。願齋法師。傳云。初螺溪居民張彥安。詣淨光曰。家居東南里。所陰晦之久。必見鬼神。吟嘯考擊。鐘鼓之聲。又嘗夢龍其地。非愚民所可居。願以奉師。師往視之。

夢龍遊

佛祖統紀 願齋法師

見山水秀異。謂眾曰：此伽藍地也。夢龍遊者。豈非龍樹之道將興此地也。因納之。

夢授龍頭

吳志孫忌潘夫人父

為吏坐法死。夫人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以龍頭授已。以故膝受之。遂生孫亮。

夢授木龍

煮堅志饒州安國寺方丈。有觀音塑像。民俗祈請多有神應。慶元二年七月。寓士許泗妻孫氏懷妊。臨產危痛萬狀。孫默禱觀音。令其子持淨油一

盞。點照像前。長老了祥。因其油至。命滅宿燈。而然所施者。為焚香。啓白曰：許泗妻孫氏感孕以來。閱十三箇月。未得免身。彼家四壁空空。二膳不足。

燈油微矣。而出於誠心。望菩薩慈悲。賜其子母團圓。平甚。祝罷。許子選。孫正困卧。踰橙上。恍如夢間。見白鬚婦人。往來凡三返。最後抱一金色木龍。

呼與之。孫氏接授。驚寤。頃刻生男。遂采夢兆。名之曰龍孫。此兒蓋辰生屬龍云。

夢金烏食龍

齊書武帝初登

位。夢金翅鳥下殿。食小龍子無數。乃飛上天。及明帝即位。誅高武子孫。並盡。明帝名鸞。故也。

夢化大龍

孫公談國

鄭毅夫未第時。夢浴池中。化為大龍。池邊小兒數十。拍手為龍公來。既覺。猶見其尾。變牀間。卒于安州。十年貧不克葬。滕元發為郡。一日夢毅夫來。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三百三十九

十一

但見轎中一白龍。身首即毅夫也。元發因出。休營寔。

夢日化龍

後魏書宣武帝名恪。孝文帝長子也。母曰高氏。

初夢為日所逐。避於牀下。化為龍。遂已數匝。寤而驚悸。遂娠而生帝也。

夢月化龍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曰。慕

容熙建始元年三月。太史丞梁延年。夢月化為五白龍。夢中占之曰：月臣也。龍君也。月化為龍。當有臣為君。寤而告人曰：國祚其將盡乎。

夢

馬若龍

帝王世紀。豐公家于沛之豐沛邑之陽里。其妻夢赤馬若龍戲已。而生執嘉。是為太公。即太上皇也。

夢馬

化龍

金樓子。與王篇。梁高祖武王生而靈異。有聖德。始齊高在府。夢著履上太極殿。三人從。一人齊武。一人齊明。一人張天地圖。而

不識。意言是太祖子弟。及踐祚。嘗與太祖密。謂太祖曰：我幸苦得天下。而祚不傳孫。我死龍子當得。龍子齊武。小名龍子。死當屬阿度。阿度齊明

小名。此後當還卿子孫。遂至大霸。及太傅。援京邑。在越城。假寐。忽夢見一大人著朱衣。牽三匹馬來。太傅因騎一匹。騰空半天而墜。次衛陽王。一馬

踴過屋而落。後上騎一匹。因化成龍。遂飛上天。此幽讚神。明吉之先見。南史梁本紀。宣武王夢武帝所馭馬化赤龍。

夢蛇化

龍

宋史黃遵誨范陽人。父宗本善騎射。漢祖擢拜隨州刺史。嘗謂太祖曰。每見城上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餘尺。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太祖不對。及即位。一日便殿召見遵誨。謂曰。卿尚記往日紫雲及龍化之夢乎。遵誨再拜呼萬歲。夢

神駕龍

太平廣記崔少玄母。夢神人納衣駕紅龍。持紫函授於碧雲之際。乃孕。十四月而生少女。既生而異香襲人。端麗殊絕。

夢二龍挾體

未下第。夢二龍挾其體。又夢人令更名。考則

當再獲薦。至巳酉春。上登寶位。吳自謂且平邑一第。每語人曰。二龍挾吾體。蓋未歲龍飛策士。吾必魁天下為龍首也。遂更名果。再預選。乃居末綴。

勝首。蓋其叔應龍而待補。小勝有石應龍。遂符其兆。洎庚戌。省試訖。吳既不偶。鞅鞅成疾。還家。忽具綠袍。鞞服之。入揖祖母。及母氏家人。恠問之。

答曰。冥司請我作判官。今便赴上。遂再拜敬別而出。徑赴井旁。直墜其中而死。

夢身化龍

宋高僧傳釋澄觀。忽夜夢

身化龍。矯首南臺。蟠尾山北。擊攫雲漢。鱗鬣輝日。化為千數小龍。騰躍。蓋取象乎教法。支分派布也。夢化赤龍。越

水集卷萬三千百三十九

十二

備史吳程史勤學文。穆王時西府院官。騰為膏。夢程化為赤龍。望南方而去。雋回語其夢於人曰。吳氏事非我所測也。及為福州。始驗其兆。夢

虎自殺

太平廣記漢景帝好遊獵。見虎無便得之。乃為珍饈。祭所見之虎。帝乃夢虎曰。汝祭我。欲得我皮牙耶。我自殺從汝

取之。明日帝入山。果見此虎死於祭所。乃命剝取皮牙。餘肉復化為虎。

夢為虎赴

南郡新書武皇帝夢為虎所赴。

命京兆同華格虎。以進。至大中即屬虎。

夢虎墮室

江少虞類苑宋滕元發字達道。東陽人。將生之夕。父夢虎行月中墮其室。性素雋慷慨。不拘小節。

九歲能賦詩。范仲淹見而奇之。

夢擒虎

通志。廬州人家產甚富。其父為茶商。過潤州金山。造浮圖一所。私禱曰。願一兒得進士及第。後

夢擒一虎。置于座下。果揆生庚申屬虎。既成人。治東封小科場。欲就天府求薦。過壽州。見陳雍秀才。蓋姑表兄弟也。侯居家曰。常得夢人授詩云。今

年應未第。須待報黃精。研其詞。恐未得。陳曰。事故不可易知。既到京。就試。題曰。大射果不捷解。尋有大科場詔下。解試聖人。則物既捷解。明年春省

試。惟幾成天下之務。未見榜。侯與父於石合公店中安下。鐘鼓後始入行。

有歎戶者曰。奉先院主或曰。山道士送客煎黃精與二郎及秀才。侯得之且喜符其夢。食之。夢蔡齊狀元下及第。後授真州幕。其父復夢所擒坐。下虎。倏然而失去。**夢虎噬驂馬**。太平御覽。秦二世夢白虎噬。侯亦尋卒於任所。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人曰。

涇水為崇。二世乃齋望長宮。**夢虎噬雷公**。冊府元龜。曹爽為。閻樂殺之。更立子嬰為王。大將軍錄尚書事。

夢二虎噬雷公。雷公如升。梳放著庭中。爽惡之以問占者。靈臺丞馬。訓曰。夢兵。訓退告其妻曰。爽以兵亡。不出旬日後為司馬。宣王所誅。**夢**

為虎噬。太平廣記。唐牛肅。舅之尉晉陽也。縣有人殺其妻。妻將死。寢門呼曰。適夢為虎所噬。傷至甚。遂死。覺而心悸。故啓之。母曰。人言夢死。者反生。夢想顛倒。故也。然汝夜來未飯。牛至。飯之。其人曰。唯聞中見物似。牛之脫也。前執之。乃虎矣。

夢虎來噬。維揚志。東坡知揚州。夢行。遂為所噬。其人號叫竟死。山林間為一虎來噬。方驚。怖有紫衣道士。揮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有道士投謁曰。夜出不至。驚畏。否。公咄曰。鼠子乃敢爾。來欲杖汝脊。汝謂我不知。汝子夜術耶。道士惶駭。

而**夢吐鳳凰**。太平廣記。楊雄著書。夢吐鳳凰。集上頌之。而滅海。錄碎事。商芸小說。楊子雲夢吐白鳳凰。集于玄土。

夢鳳凰從天下。南齊書。世祖夢鳳凰從天飛下。青溪宅。齋前。兩翅相去十餘丈。翼下有紫雲氣。**夢**

鳳集肩上。南史。梁徐陵。字孝穆。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鵝以候沙門。實志。實。

志摩其頂曰。**夢鳳集手**。大業拾遺記。大業中。有人嘗夢鳳鳥集。天上石麒麟。手七深。以為善徵。徃詣蕭吉占之。吉曰。

此極不祥之夢。夢者恨之。而以為妄言。後十餘日。夢者母死。道所親。徃問。吉所以。吉云。鳳鳥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所以止君手上者。手中有桐。竹之象。禮云。蓮杖竹也。削杖。

桐也。是以知必有重憂耳。**夢鳳鳥上庭**。新唐書。張薦。德薦。薦。絕倫。為兒時。夢紫文大鳥。五色成文。止其庭。大父曰。吾聞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鸞也。五。角。切。鸞。食。角。切。鳳。屬。也。若。若。殆。以。文。章。瑞。朝。廷。乎。遂。命。以。名。

夢鳳集身。唐。繪。王。知。遠。母。畫。寢。夢。鳳。集。身。身。因。有。娠。後。生。知。遠。

夢鳳集庭。宋史。段少。

連傳少連嘗夢鳳集其家庭寤而生少連及長其姿表倜儻有識度官至龍圖直學士

夢吞金龜

牧豎閑談割臂

成都人。性好文字而甚遲澁。乃懇祝乾象乞少文才。一夕夢得一小金龜。如錢許。光彩可愛。因便吞之。爾後大有才思。與渤海歐陽炯齊名。官職亦盛一時。因誘出為戎牧。未及去。或一日吐出一小金龜。投于水中。贊言頃嘗夢中所吞之龜。今却吐出。是不祥也。不久卒。

夢龜

獻藥方

茅氏聞見錄冀州士人徐蟠。因墜馬傷折手足。痛甚。命醫治之。其方用一活龜。既得之。是夜夢龜言曰。吾恐能整痛。

不能整骨。有奇方奉告。幸勿相害也。蟠扣之云。取生地黃一斤。生薑四兩。搗研細入糟一斤。同炒勻。乘熱以布裹。暴傷處。冷即易之。先能整痛。後整骨。大有神効。蟠用其法果驗。

夢玄龜張口

任昉述異記張駿有疾夢出遊觀不識其處甘泉湧出有一玄龜

龜向駿張口言曰。更九日當有嘉問好消息。忽然而覺。自書記之。封在竹筒中。人不知也。因寢疾經九日而死。

夢神龜

莊子

雜篇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既寤問若誰曰元。即宋元君也。阿曲也。謂阿房曲室之間門。曰子自寧路之淵。予謂清江使河泊之所漁者。

水樂齋集萬年言三十九

十四

余且得子。疏。自後也。寧路江畔洲名。姓余各且。捕魚之人也。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餘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疏。命君也。君今赴朝。則其所得。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君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疑卜之。曰。曰殺龜以下吉。疏。心疑猶預。殺活再三。乃殺之。遂列龜以下之。乃刺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笑。疏。算計前後鑽之凡經七十二。算計吉凶曾不失中。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笑。不能避割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因。神有所不及也。疏。夫神智不足恃也。是故聖人之處世。忘形神智。慮與枯木同。其不幸將死。天均其寂。賦任物冥於造化。是以孔丘大聖。因而議之。文獻通考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於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諸。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綉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我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諸。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

永樂大典

卷一三三三九

所指定日履向。規矩為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来。白雲壘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去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為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按籍視園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盧名為豫且。網得龜。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來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暝。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雲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廂。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夕。因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書謝也。縮頸而卻。卻至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於此乎。不可久留。趨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子。且十言十靈。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

永樂大典卷一千三百三十九

十五

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保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於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為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為不仁。上為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遂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得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為侵。因神與謀。淫而不霽。水不可治。若為枯旱。風而揚埃。蝗虫暴生。百姓失食。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他故。其祟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於是元王向日而謝。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割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荆支卜之。必制其創。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富重寶。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草木畢分。化為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最強。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便於河。遂報

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
判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術平無言
史記

夢龜求生

傳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者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之人教救之
龜見夢曰送我水中毋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家死身不利太平御
覽宗淵字叔林南陽人晉太元中為尋陽太守有數十頭龜付厨初旦且
以二頭作脯便著滿汁甕中養之其暮夢有十丈夫並著烏衣袴褶自反
縛向宗淵叩頭若求哀明日厨人宰二龜其暮復夢八人求哀如初宗淵
方悟令勿殺明夜遂夢見昨八人來跪謝恩於是驚覺明朝自入廬山放
之遂不復食龜新安志新安人閻居敬所居水山水所浸恐屋壞移榻於
戶外而寢夢一烏衣人曰君避水在此我亦避水至此於君何害而迫在
我如是不快甚矣居敬寢不測其故爾夕三夢居敬曰豈吾不當止此耶
因命移床乃沐脚斜壓一龜於戶限外放之乃去

夢龜

訴死

晉書載記先是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符聖命
太卜池養之食以粟及此而死載其骨於太廟其夜廟丞高虜
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隨命秦度又有人
門而入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機也

夢龜

水集卷五十三

十六

來謝

周輝清波雜志舍弟昭達淳熙壬寅登長洲沿檝往海鹽回程
次吳江見岸旁漁舟取龜板用銛刀刻其肉最為殘酷小人牟
利忍於物命不恤也詢之一枚纔直一二錢惻然動心以一千得大小五
百六十餘枚貯於竹簾度去漁舟差速以數枚寘于板舟行旋取旋放蓋
僕隸輩用力拋擲或隨沮洳中反傷其生半曰方竟事到家其婦唐迎謂
曰昨夢甲士數百人入門云荷官人見宥各聲喏而去殊不可曉初不知
曾縱龜也告以故相與嘆息爾後凡遇鱗甲鮮
活者常取以善價俾相忘於江湖迄今母息

夢騎獅子

南史王敬

夢得大象

冊府元龜張茂為吳國內史沈充之女也
茂與三子並遇害茂弟益為周札將軍充
討札益又死之賈茂太僕茂少時夢得大象以問占夢為推推曰君當為
大郎而不善也問其故推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知當得大郎然象以
齒焚為人所

夢象背座

五融新對振字孟傳燈錄曰第十祖暢
尊者本名難生初尊者將誕父夢一白

象背有寶座上安一明珠從
門而入光照四象既覺遂生
夢黃能左傳昭公二年鄭子產聘于
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

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屬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屬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也。

夢赤熊 荅翁貴耳 晉平公夢

黃熊曰。黃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入于羽淵。註作熊。賈逵曰。熊。獸也。說文似豕。山居冬蟄。釋魚云。鼈三足曰熊。汲冢璣語云。平公夢見赤熊。

夢大熊 冊府元龜前秦符健。字建業。洪第 三子。初母姜氏夢大熊而孕之。

夢芝山

寺能 夷堅志。沙隨程可久之子詢。居鄱陽城中安國寺。紹熙二年二月一日。夢田僕王乙入室為盜。起擒之。命婢以索絢擊之。於長

黑覺上。俄化成一熊。牙爪鋒利可畏。繼有趙常道陳約父程季常三友來訪云。此是芝山寺熊也。熊搏野獸而食。言畢各揖退。復報芝山長老來延入坐。苦祈懇乞憐之。熊且曰。願供狀。程付以紙筆。即書數百字。就行童手內取三寶印之。記其末云。甘伏在宅。趙侍不辭。謹狀。年月日。前任持芝山寺僧某押。童去長老獨留塔所。衣直裰於肘間。頂伽帽。兀坐倚上。不發一談。適寺樓鳴鐘。驚而覺。灼知其異。念芝山主僧祖豈不聞病苦。走介詢之。

則中夜亡矣。遽詣龕前焚香致謝。扣其侍者德紹以翌平日所為。曰。師俗姓陳氏。安仁人。生於紹興己未。為僧二十七年。壽止五十三。前此行脚遍參。晚建懶庵。願意誦經。未嘗犯酒肉戒。此其大略也。明年程妻誕子在襁褓時。見僧必合掌作問訊之儀。今五六歲。絕不茹葷。其為豈後身不疑也。夢熊者。蓋示男子維熊之祥。程自作記述其事。

夢甲馬

曹慥類說。唐高祖夢甲馬。無數飛滿空中。曰。是公身中之神。言訖。飛

入帝身。覺而召太宗曰。吾事濟矣。

夢附馬尾

幕府燕閑錄。鄆州孟震已殿試。將唱名。夢與眾人欲度水。無舟。一馬

涉過。震料附尾。有人止之。見攀而過三十餘人。又一馬過。震乃附尾。而濟焉。明日賜第。榜首馮京。又三十餘人有馮直方。次乃及震焉。

夢

八馬嘶庭

瑞州府志。趙倅之投臨川司戶。檄考吉州。試將開榜。夢七八馬嘶于庭。若有訢然。如是者連夕。因再考所

點卷有用八駁事對者。笑曰。曠昔之夢。豈爾耶。寔諸几不復夢。乃升選中。及祈封。則周益公必大矣。明年登第。續中博學宏詞科。後趙守漢陽。益公在政府。春趨到任。謝啓云。作者七人。想秋閣之如昨。憶乎六馬。覺夜夢之通神。蓋述其事也。

夢乘馬八府

南唐近事陳省躬嘗夢乘一馬入一府署曰天下太平未幾除太平令後復夢烏衣吏伏劔斷其一臂時省躬第長參從事京口值甲戌之國音耗久絕尚以手足為念既而金陵傾陷歸朝除深州下博令

夢馬載兒來

元史劉因傳因字夢吉父述年四十

未有子歎曰天果使我無子則已有子必合讀書因生之夕述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曰駟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

夢馬躍卧地

五臺清話國覺大師德明善詳夢晉公鎮金陵忽大病有夢乘駟於通遠馬躍中卧身于地晉

公甚默召明詳之明應聲曰公善可賀即日疾痊晉公曰何謂明曰馬蹶則鞍落果旬日勿藥自安晉公解所乘馬贈之

夢乘馬

渡水

晉書載記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為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實融察

而疑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恠異及卜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不祥還之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為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

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為水馬為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成離離為中女坎為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為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囚羑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手於是推檢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為駟是以誤中

婦人夢三馬食一槽

續後漢書司馬懿傳曹操察懿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令反

顧面正向前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食一槽甚惡焉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

中馬舞

晉史揮塵黃平問素統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統曰馬者火也舞為火起向馬拍手救

大人也乎未歸而大作夢乘馬至門

南史張弘策傳時東昏餘黨孫文明等初逢赦令多未自安文明又

嘗夢乘馬至雲龍門心感其夢遂作亂

夢馬無前足

王氏見閻王蜀時有朱少卿者不記其名貧賤客于

成都因寢於旅舍。夢中有人扣扉覓朱少卿其聲甚厲。驚覺訪之寂無影。響復轉夢中又連呼之。俄見一人手中執卷云。少卿果在此。朱曰。吾姓即同少卿即不是。其人遂卷文書兩頭只留一行。以手遮上下果有朱少卿三字。續有一人自牽馬一疋直入云。少卿領取。朱視之其馬無前足。步步側頭匍匐而前。其狀異常苦楚。朱大驚而覺。常自惡之。後蜀王開國。有親知引薦。累至司農少卿。無何膝上患瘡。雙足自膝下俱落。痛苦經旬。至五月五日。死。乃

夢斷馬足 太平廣記牽馬為沛郡太守。出行不節。夢為衣人告云。為數出不報。唯當斷馬足。騰後出行。

夢乘馬墮橋 能改齊護錄。晏元獻公晚年。夢乘馬。足自斷。白馬渡長橋。中渡橋斷。白馬奔逸。公墮橋上。馬獨登天。俄而公薨。次年公婿楊侍郎察夢與公對飲。老行而罷。楊公起視。履下奏樂人擁從皆散人也。釋而告其妻。因曰。我必素世。未幾果

夢馬無頭 南史宋後廢帝紀。帝生之夕。明帝夢人乘馬。馬無頭及足。後有人曰。太子也。後帝遇害。蓋兆於此。

夢馬有十三足 黃堅志。賈思謙。字彥孚。紹興十七年為夔州帥。夢受命責官。麻卒扶馬來迎。臨

永樂大典卷一三二二九

十九

夢洗白馬 西陽雜俎。梅伯成以背疽發。十三日死。賈生於庚午。近馬禍云。

夢書白駒 太平御覽。杜牧弟至。果言渭河中覆舟。一粒無餘。

夢驢負升天 五代史。後漢隱帝紀。高祖之征鄴城也。一旦帝語周太祖曰。我夜來夢爾為驢。負我升天。既捨爾。俄變為龍。捨我南去。是何祥也。周太祖撫掌而笑。曰。吾生於角。昂畢於角。為第八宮。吾之甚厄也。

夢乘驢渡水 太平廣記。衛中行。為中書舍人時。有豎遇然。我

之駁榜將出。其人忽夢乘驢渡水。蹶墜水中。登岸而靴不沾濕。選人與祕書韓泉有舊。訪之。韓被酒半戲曰。公今年選事不諧矣。據夢衛生相負。

足下不沾。及勝出果。駸放。夢著緋乘驢。朝野食我。張鷟初為。韓有學術。韓僕射猶子也。此王屬夜夢著緋乘

驢。驢中自恠。我衣綠裳乘馬。何為衣緋却乘驢。其年應舉及第。授鴻臚丞。未經考而授五品。此其應也。夢馬求寬

鞭。長堅志乾道三年。武經郎王璣幹辦蔣泰政府。其第琮以冬至日游天竺。光一日從璣假馬。璣令廐卒以省院大黑馬給之。是夜琮夢老

僧來謁。前致辭曰。老去乏筋力。或得從君。願少寬鞭箠之罰。琮驚謝而寤。明日馬至。即乘之以行。既出都門。蹉跎不肯進。方舉鞭擊之。忽悟曰。昔

之夢豈非此乎。遂以付馭者。歸而步入寺。夢牛頭在門。蔣府元龜

蔣府聞之。亦不復留。命反請故處。璣現。夢牛頭在門。蔣府元龜。蔣璣為廣都長。庶事不理。先主欲加罪。璣請葛亮推璣有社稷之路。乃不加罪。璣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池。意甚惡之。呼問占夢

趙真。真曰。未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夢三牛闕庭。趙德麟侯精錄。梅詢侍讀嘗從真宗東封。因卜命於數神。夢三牛闕于庭。有稱相公通謁者。雖異之而不曉其兆。既而得濠梁守州廨有三石牛。後

呂中公表簡以殿中丞。未俸詢見。疑若所夢。謂者於是委遇至厚。不數年申公大拜。梅於發運使按部至濠上。作詩寄申公云。十五年前吞一度。公餘嘗得預言詩。玉階武步為霖早。雲路風波得志遲。浴鳳池。深春蕩蕩觀魚臺。古革離離重果故。老休相問請揭奴籠看舊碑。夢射

水樂齋卷萬三千百三十九

二十

牛中腸。張師正括異志。侍讀梅公詢。端拱二年第進士。清裕有才。早賜文館。坐在人下。泊滯者數十年。景德中。嘗夢與一亡

人年甚少。共射一石牛。梅中腸。少年者中首。至祥符中。真宗東封。詢被選於太平頂。行事宿齋。其占是多燔香。再拜。然祈將來通塞之事。既寢。夢牛

馬。羊布野。有二牛闕于前。一人被冠服。前謂牛曰。俟呂公再入中書。闕亦未晚。半遂解去。其後自尚書郎帶職知濠州。呂中公太常博士通守郡事。

儀狀酷似夢中所見。又守倅之居。苑園中各有一小石牛。梅因省前。善厚結於中公。寶元中。呂公入相。擢梅為天章閣待制。其後中公自北都再持

政。梅已為樞密直學士判審官院。又遷為侍讀學士。群牧使。是歲十

二月。得瘡。出守許田。以至捐館。夢中所見牛馬。乃群牧使也。二牛闕者。其

年歲直。尋十二月又丑也。二牛之闕者。逢二丑而疾作也。神先告之矣。評曰。君子居易以俟命。語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事。吾亦為之。明富貴貧

賤以時而來不可規圖而取。梅公早過俊選宅寒不振。年殆從欲方過知已。官歷兩省職居禁近。擁旄巨鎮克享遐齡。始否終泰豈非命耶。

夢吞大牯

沈括清夜錄。王御史子韶之族。祖父少田家也。嘗嘗驚呼其子蹶而起。已長七尺餘矣。四體豐碩如神。而一肩偏戾。問其寐有何異。曰。但夢完吞一大牯。未盡一足驚寤。繇以其異。白州。送京師補宿衛。號王將軍。

夢屠牛 夷堅志。趙公稽字子顯。舊居泉南。紹興二十八年。賴州守族人以窮來相依。舍之宅館。日觀食之。每約飭使勿為過嘗。晝寢。夢故居門庭毛血狼籍。命掃除之。隨即如故。旁舍人來告。已屠牛若干矣。覆然而寤。護戎以運事入白。曰。宗室某子自泉州來。以舊識。便君屠數牛為市。考其數與夢合。

夢母死為 子顯悟神告。逮捕窮治。抵其僕於罪。遣出境。遂嚴其禁。

牛

太平廣記。唐雍州萬年縣。有婦謝適。元氏女。適來氏。謝氏既亡。託夢來氏女。曰。我為生時。酤酒小作升方。取債太多。今坐罪於北山下。人家為牛。近賣與法界寺夏侯師。及寤。女即就贖之。

夢得鹿皮 南養嗣不。缺京師王侯妃。勝多。令召視。號施錢帛。

吉士瞻。傳士瞻夢得一積鹿皮。從而數之。有十。有一頰。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乎。

夢鹿度水 新唐書。史思明傳。呵術駱悅等。被史思明讓。即共說朝義曰。向兵敗。悅與王死無日。不如召曹將軍。同計大事。朝義面不應。悅曰。王誠不忍吾等。且歸唐。不得事王矣。朝義許之。令季常以言動曹將軍。曹將軍畏。請將不敢拒。思明愛

優。譚玉。因切弄言。寢食常在側。優者以其忍恨之。是夜。思明驚。據牀叱尺。栗加。吃。步。驚。知。優。問。故。答曰。我夢群鹿度水。鹿死而水乾。云何。俄如。隱。於。帳。知。隱。也。優。相。謂。曰。胡。命。盡。乎。少。選。悅。以。兵。入。問。思。明。所。在。未。對。輒。殺。數

人。共。指。隱。思。明。知。有。亂。踰。垣。出。至。廡。下。將。乘。馬。走。悅。麾。下。周。子。俊。射。其。臂。墜。問。難。所。起。曰。懷。王。也。思。明。曰。旦。日。失。言。宜。有。此。然。殺。我。太。早。使。我。不。得

至。長。安。大。呼。懷。王。三。曰。逐。鹿。感。夢。太平廣記。襄陽蘇嶺山廟門。因。我。可。也。無。取。殺。父。名。

逐鹿感夢 有二石鹿。梁天監初。有蜂湖。村人於此澤間獵。見二鹿。極大有異於恒鹿。乃走馬逐之。鹿即透洞直向

蘇嶺人。逐鹿至神所。遂失所在。唯見廟前二石鹿。獵者疑是向者鹿所化。遂回。其夜夢見一人。著單中。憤黃布袴。語云。使君

道我牧馬。汝何驅迫。賴得無他。若見損傷。豈得全濟。夢母身為

鹿

赤城志臨海縣古城李氏巷僧如皎母葉氏淳熙十三年亡明年小
祥夜夢母至泣曰我以平生不作善事隨身為鹿只在近山中來朝
當為鷹犬趕逐皎覺而悲傷天明果有獵徒逐一鹿鹿徑奔巷中皎持錢
五千與獵人而留鹿飼養凡三年復夢曰我債業已足免以獸軀斂人口
腹皆汝孝感所致也一旦起鹿死

夢猛獸相向

玉融新對北
史馬敬德入

為侍讀其妻夜夢猛獸將來向之敬德走趨叢棘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
曰吾當為大官超躋過九卿也爾伏地夫人也齊後主武成不好學猶以
師傅恩拜全

夢騎鵬

臨安志杭州府沈晦字元用博覽強記善綴
文宣和元年及第時將近京師過天長夢身

騎鵬持風而上因作大鵬賦以紀其事及庭試策問象數
人艱於對晦該通瞻洽天子覽而異之遂擢居首選焉

夢承兔

宋史隱逸傳魏野母嘗夢引袂於
月中承兔得之因有娠遂生野云

夢旌鶴降庭

宋史雷弼傳
初弼母韓有

娠夢旌旗鶴降其庭云有天赦已
而生弼弼後果拜中書門下平章事

夢鶴飛來

具聞雜錄歐陽
永叔在夷陵日

永樂齋卷五第百九

二十二

遊善詩廟潛禱祠續家人夢一鶴飛來自云雌鶴果得
女甚端麗至八歲忽驚覺曰夢一鶴飛去不數日卒

夢鶴出帳

遼史韓延徽傳初延徽南奔太祖夢白鶴自帳中出
北還復入帳中詰旦謂侍臣曰延徽至矣已而果然

夢赤虹

化玉

金樓子興王篇昔孔子夢三槐
閭豐沛邦有赤虹化為黃玉

夢赤屍入閣

太平
廣記

漢孝武皇帝未生之時景帝夢一赤屍從雲中下直入崇芳閣景帝覺而
坐閣上果見赤龍如霧來蔽戶牖景帝召占者姚翁以問之翁曰吉祥也
此閣必生命世之人攘夷狄而獲嘉瑞為劉宗盛主也然亦有大妖景帝
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閣欲以順姚翁之言也旬餘景帝夢神女捧日以授
王夫人夫人吞之

夢猪齧足

續後漢書關羽傳羽初出軍圍樊
夢猪齧其足諸子平曰吾今衰矣

夢猪得化

太平廣記朔人有獻犬豕於燕相令膳夫烹之
既死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

果不
得遂

夢夫作猪

太平廣記宜州城東南里民
姓皇甫其家兄弟四合並皆

始得為魯津之伯也

勤事生業。其弟名遷。交遊惡友。不事生活。母嘗取錢欲令市買。具牀上。遷偷去。母還覓錢不得。遂勸合家悉加鞭撻。大小皆怨。至後年遷亡。其家猶生一死子。八月社至。賣與遠村杜家。遂托夢於婦曰。我是汝夫。為盜取妻錢。枉及合家。浪受楚榜。今我作猪。來償債。賣與杜家。縛我欲殺汝。是我婦何忍不語。男女贖我。婦初不信。復眠。其夢如初。因報姑。姑曰。吾夢亦如之。遂明令兄齋錢。詣杜家收贖之。後二年方死。

夢猪相

謝

野江前志。呂淮園測幽記。南城石陂屠者陰黃。縛猪在前樞。經日未宰。其妻怜之。以糠泔餵焉。夜夢老婦相附曰。我負陰黃二百錢。故來償之。感其餉。待謹不忘也。陰黃本望此猪厚有餘利。然利止贏二百。

夢猪償債

武允蹈釋說。高安務農鄉有民間。聞者。夜夢一老婦人。衣裙俱是。見開而泣曰。我累公數年所負錢。將足止有千四百爾。今脫衣以償。因泣別去。既覺。異其事。既而聞有母猪夜死園中。始悟即夢中老婦人也。貨之。止得錢千四百。

夢見食羊

太平廣記。李德裕元和中。嘗夢行至晉山。盡日皆羊。有牧者數十。謂曰。此

侍御食羊也。

夢人驅羊

清波雜志。淳化宰相張公齊賢。布衣時。嘗春遊嵩嶽。醉卧巨石上。夢人驅

永樂大典卷之三

羊三

群羊於前曰。此張相公食料羊也。既貴。每食數斤。猶未厭。使啖世無此者。此與唐贊皇李德裕夢人謂平生合享萬羊之兆符合。以是知貴人鼎

養豐厚。冥冥中自有定數。

夢盜羊入獄

洛陽伽藍記。後魏元慎善解夢。京兆許超

貧儒。豈可不安蒸養之分。夢盜羊入獄。問於元慎曰。君當得城陽令。其後有功。封城陽侯。元慎解夢。義出萬途。隨意會情。皆有神驗。雖令與侯小羊。按令今百里。即是古諸侯。以此論之。亦為妙着。時人學周宣。

夢手搏殺羊

遼史。姦臣傳。耶律乙辛。字胡覲。乙辛母方娠。夜夢手搏

殺羊。拔其角尾。既寤。占之。術者曰。吉兆也。羊去角尾。為王字。後有子。當王。乙辛嘗牧羊。至日。吳熟。寢。其父觸之。覺。乙辛怒曰。何遽驚我。適夢人手。日月以食我。我已食月。噫。日方半。而覺。惜不盡食之。

夢犬羊據座

南史。侯景傳。梁大同中。朱軌夢犬羊各一

握御。夢化為羊。

歷代人臣。類唐徐慶為征遠判官。有一典不得姓名。慶在軍。忽夢已化為羊。為典所殺。覺後。悸

懼流汗。至曉。此典詣慶。慶問夜來有夢否。典云。夢公為羊。手加屠割。意甚不願。為官所使。制不自由。慶自此不食羊肉矣。至則天時。慶累加至司農

少卿雍州司馬時典已任大理獄丞後慶被誣與內史令裴炎通謀應接
英公徐敬業楊州反被執送大理忽見此丞押獄慶便流涕謂之曰征遼
之夢今當應之及被殺

夢羊升坐

南唐近事後主篡位之初嘗
夢一羊升武德殿御牀意甚

惡之及金陵之陷補闕楊克讓
首知府事盛衰之理其明微歟

夢羣羊負魚

太平御覽偽趙
石虎晝寢永宮

夢群羊從東北負魚而來鄭東北上高文餘木
斗滿其上寤乃問佛國澄曰不祥也國其敗乎

夢羣羊相屬

廣州府南海志宋紹興十三年提舉市舶袁復以回船禱于神夢群
羊相屬以歸且占之曰方言以涉海為放洋蓋其兆歟船果至倍常

父攘羊

卻掃篇崔陟嘗赴舉夢
父攘羊及歸果符其夢

夢父為羊

墨莊漫錄周
斯大夫居鄆

州父中散卒數十年矣一夕所妻夢中見散如平生謂曰我且為羊今在
某坊某氏屠肆五更即死當速見贖為頭者即我也覺而語所以為夢中
語勿信也斯須復夢於斯時已四鼓至遣僕推門以至屠家且問有為頭
羊否屠伯云適有一頭僕曰幸勿殺周宅欲售為厭勝之用乃倍直奉歸

永樂齋叢書萬羊百羊九

二十四

視所有喜色遂養之每所自外歸徑
趨懷中得食已如是數年羊乃死

夢女作羊身

太平廣記
唐魏王府

長史韋慶植有女先亡後二年將聚親家人買得羊未殺慶植妻夢其亡
女來見母言昔用物不語坐業報受羊身明旦當見殺願乞性命母止家
人勿殺俄而植至催食厨人白夫人不許殺植怒令殺之宰夫懸羊欲殺
客至見懸一女子訴客曰是韋長史女宰夫懼植怒但見羊鳴遂即殺之
既而客坐不食植恠問客具以言

夢羊求命

太平廣記隋大業
中長安人趙文若

植悲痛發病不起凉下多知其事
因使至一驛廳上暫時偃息于時夢見一青婦女急來乞命文若驚悟即
喚驛長問曰汝不為吾欲殺生不驛長吞曰為公欲殺一小羊文若問曰
其羊作何色答曰一小青特羊文若報云汝急放却吾與價直贖取放之
唐火井縣令李明府經過本邑館於押司錄事主人將設酒封一白羊

方有胎明府夢一婦人將二子拜且乞命李不測其由云某不曾殺又寢
復夢李竟不謝其意再寢又夢前婦人曰已死前身即押錄事妻有女僕
姓身因答殺之始夫云盜金釵并合子拷訊致斃今獲此報李驚給主人
曰若到羊有雙羔否曰是具話夜來之夢馬令南唐書歸明傳黃載精究

經史嘗遊湘州辟為庠序。受業者以百數。諸生驟會市羊以備饌。載夢一羊前跪請命。晨出見羊跪伏如所夢。數以已。婚償諸生而畜其羊。

射狗 朝野僉載。河東裴元直。初舉進士。明朝唱第。夜夢一狗從實出。執弓射之。其箭遂擊。以為不祥。問曹史曰。吾往唱第之夜。亦為此夢。夢神為吾解之曰。狗者第字頭也。弓第字身也。箭者第聲也。有聲為第也。尋而唱第果如夢焉。

夢犬子有角 野客叢書。張敬兒傳。其母於田中夢犬子有角。已而有娠而生敬兒。故初名狗兒。又生一子名猪兒。宋明帝憐狗兒名都。改為敬兒。

夢犬往生 張師正括異志。武陵郡西有佛廟。曰栗園院。主僧書一犬。幾十年。一夕夢犬語曰。累歲蒙畜養之恩。今當與堤頭杜翁家為男。故來奉辭。僧既覺。不以為意。黎明侍者以犬驚聞。因大驚。乃策杖至堤頭。杜迎門謂曰。何出之早也。延僧坐。僧曰。昨夜裡越家。豈有子孫之慶乎。翁對以媳婦夜生一男。及詢以何由而知。僧遂以夢告翁。翁亦駭異。因許之為浮屠。

夢食犬 張師正括異志。龍圖張公壽。即樞密直學士奎之子也。景佑元年。第進士甲科。後嘗誤食犬肉。夢黃衣使者。逮至一府。宏麗如宮闕。見一道士謂曰。何故食厭物。張自

辨致辭曰。非敢故食。誤耳。道士曰。若然者。且止此。吾為若言。少選復出。謂張曰。可謝恩。乃引至一殿前。道士曰。張。燕誤食厭物。謝既再拜而悟。汗流浹體。景元神骨清粹。於懷夷曠。豈非仙曹之被謫者歟。

夢綠色狗 太平御覽。張天錫在涼州。夢一綠色狗。形甚長。從城東南欲。張張牀上。避匿。乃墮地。後符堅遠。狗長往。破張著綠色錦袍。從東南門入。皆如夢焉。

夢白犬見啣 晉書。王敦傳。王敦字處仲。因作逆。初。始病。夢白犬自天而下。啣之。又見刁協乘輅車。導從。瞋目。令左右執之。俄而敦死。

夢犬求 建昌府志。有李澤之者。熙寧十年秋。夜夢娼妓十餘人。牽聯戲笑於門外。有兩書生出沒其間。澤之出問。何為。一書生曰。此輩從公。備顧爾。澤之夢中對曰。如此人。日錢三伯得乎。眾皆笑。澤之記此。書生有言者。乃故人曹興也。餘不能識。是時興死於疫。纔兩月。澤之寤而憶之。撫其妻而述焉。臥開牀下。犬鳴嗚嗚。其婢取火來照。曰。生子矣。澤之曰。深夜勿詳之。且吾夢豈祥乎。明旦詳之。犬十二子。十雌而二雄云。

夢人 託生為犬 李昌齡樂善錄。吏人余林病死。後數日。夢所親張邊。曰。吾平生行事。但取快意目前。今到陰司。始知有罪。

大抵陽間禁網寬疎。惟取文案故事。或可隱避。陰司法令嚴密。務誅人心。故罪亦無所逃。吾三日後。當生榨基丘家。幸見救度。但身掛數片皂衣。以手掩面。號哭而去。張恠之。至期詢訪丘家。乃生一黑花犬子。遂大感悟。納役歸農。裹糶於名山。掃地以贖過咎。不可不畏。遂成**夢猫**。

兒卧堂

朝野僉載。唐薛季昶為荆州長史。夢猫兒伏卧於堂限上。頭向外。以問占者。張獻猷曰。猫兒者。爪牙伏。則限者。閭外

之事。君必知軍馬之要。未旬日。除桂州都督嶺南招討使。遂無

古今事通應昌侯氏好養鶴。為猫盡食。乃飛四

足而救之。後生子。夢猫入語曰。我生汝家。後生子遂無

雙手。人以骨批目之。及長能以肋挾筆作大字。殊有法。遂成**夢黑猿入**

第

朝野雜記。姚淮源仲之孫也。生時其家夢見黑猿入第。遂產淮源。識者知非佳證也。淮源嘗得右官不肯仕。吳曦反。偽除太府少卿。無給

事中。曦死。肯坐誅。

夢獼猴坐床

南史侯景傳。後齊文宣夢獼猴坐御床。乃並責景子於鏡。其子之在北者

飛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三十九